



成人組 散文・第一名

一封寄自一八八四的家書

◎ 詹傑

我們決定要前往征服一個有著漂亮名字的地方：福爾摩沙島！

我就要去旅行了！到時候，一定會有好多故事可以告訴你……

1884 年 9 月 22 日 Jean 馬祖港

媽，旅途走到尾聲，我才終於遇見了自己。

留在島嶼的最後一項工作，是循著一位法國小兵步伐，側拍並記錄他所留下的痕跡。相隔一百多年的兩種行走，踩在同一塊土地上，踏過同樣為蔓草覆蓋的小徑，千方百計，為了還原他眼裡映現過的風景，我才第一次擁有目光餘裕，回頭望望旅居三年的臺灣。

這位出征遠東的水手 Jean，在一八八四年的歷史隘口寫下一封又一封家書，寫給他遠方的母親，描寫一場發生在世界角落的戰事，一個他異常陌生，又莫名興奮的美麗地名，福爾摩沙。這批文字輾轉回到法國，輾轉刊載於地

球畫報，滿足對東方有狂熱想像的西方讀者，當一切激情退去後，又重新跨越半個晝夜的距離，來到我手上。你也許無從想像，那些業已斑駁的報章，是如何在暗黃紙面上以油墨刷印出一幅幅想像圖繪，彷彿一支英挺激昂的艦隊，正緩慢駛向一個充滿神話、傳說與死亡的國度。

然而，是什麼驅使著他，讓他遠離故土，啟程動身？

我想起十七、八歲的自己，曾經如此叨唸不休地向你描述，關於一切臺灣的美好與進步，藉以讓離開的渴望，找到寄託。那背後隱藏的，是對老舊閉塞的古都馬六甲，感到深深厭倦。

那時你憂慮望著我，一言不發，只是輕輕別過臉，用沉默應答。

Jean 也曾在他母親臉上，捕捉到相同表情嗎？

布雷斯特港熙來攘往的船隻，卸貨工人對未知遠方歷歷如繪的傳述，是否早早就點燃他旅人的血液，因而讓年少的他，登上孤拔將軍領航的戰艦，開往歷史所標記的一八八四。

抵達陌生之地，會不會讓他失卻方向，頻頻眺望星辰，急於探求自身定位。如今我眼裡所見的臺北、基隆、淡水，於他來說，不知是何種光景？但即使在這座島嶼上周遊無礙，熟知每條捷運轉驛，在如蛛網交纏的公車路線間來去自如，我卻時常感覺到，自己是個局外人。

會不會那正是我執著探尋 Jean 的原因？讓我像個考古學者，著迷於他書信裡所提及的種種細節。諸如那條棲居在淡水河，模糊了夢境與現實分界，能發出美妙聲響的音樂魚。我一路追索，無論是光緒十一年，龔柴來臺遊訪的文字記錄—「淡水河內生鳴魚，發聲如鼓樂，聞百步外」，抑或是遭法軍封鎖的晚秋時節，困居淡水河畔寶順洋行的英國茶商陶德，慇懃寫下的見聞日記。這尾魚引領著我，掙脫陳舊龐雜的文獻資料，泅泳至 Jean 存活的時代。那個遺落在高樓大廈間，色彩斑斕的無聲世界，比起眼前川流無止的車潮人語，更加紮根在我腦海。

忙亂無序的日子，習慣接到你打來的電話，習慣我們言不由衷的交談，寥寥數句，制式且無新意。我常常揣想你手忙腳亂地按下話鍵，輸入國際號碼，用你那簡陋的、毫無智慧的手機，經過一道道手續，接連至千里外的我，卻在撥通當下，語塞。但我從未告訴你，那涵括了整片海的痞啞，沙沙作響的沉默，是我旅人似的遊走生活裡，唯一可安心下錨的地點。在追尋 Jean 所行經的浩瀚海域中，一次又一次，陪伴我，度過所有風浪。

有一種奇怪的感受，當有人跟你提到東方的國家，中國或日本，通常你腦袋裡出現的畫面是：走在雅緻樹林間的人們，和屏風上紅色畫筆下的小女人，但你必須要了解，這裡和其他地方沒什麼兩樣，什麼都有。

1884 年 10 月 15 日 Jean 淡水

一八八四年法軍來犯，淡水居民不僅僅靠簡陋的刀械禦敵，他們還搬出了油車口蘇府王爺、福佑宮媽祖婆、清水祖師三神一組，共退外侮。那份純然信念，摻雜幾分傳奇色彩，卻猶如家人般的醇厚情感延續至今，在每年固定時節相伴逡巡，一同穿越百餘年的時光甬道。

整個遶境過程，我最喜歡的一段，是當隊伍走在與捷運比肩的路上，一邊是現代化飛馳往返的快速車廂，一邊是炮仗齊飛、左款右擺的神行伍列。兩種時序交替並進、相偕前行，卻無人感到突兀。初來臺灣時，那樣的畫面令我瞠目結舌，一如登上基隆陸地的 Jean，對港口都市的景況感到大為震撼。雕樑畫棟、飛簷懸拱的寺廟，陳設古雅的望族宅邸，青銅或象牙佛像、釉白瓷器，乃至於菜市口操持儀典、殺砍人頭的劊子手，在最富東洋風情之處，竟意外混雜了許多西方商人點綴其間，一切一切，都深深刻畫在他心裡。

追隨神明腳步前行的途中，望著那些虔誠信眾跪地敬天，以及身後大費周章準備的豐盛供品、金紙紅燭，屢屢讓我錯覺 Eng Long 的黝黑身影，也在裏頭。身為峇峇娘惹的他，承襲先祖移植自中國的原鄉傳統，卻無可避免地沾染了更多馬來西亞文化氣息，成為處境複雜的移民後代。每年 Eng Long 拜天公的大陣仗行頭，望不到底的繁複手續，一道一道別具意涵的菜餚、糕點、甜品，盛於精巧碗

盤，羅列在好幾張大圓桌上，像要宴饗一長串來自遠方不知名的客人。

比起任何人，Eng Long 都更專注於禮俗的維繫，但他卻無法說出半句中文。

我曾經不顧你的嚇阻，偷偷問過 Eng Long，問他這樣大肆鋪張的意義到底在哪？當每個步驟背後的意涵都被遺忘，一再重複的形式，究竟為了什麼？

Eng Long 笑笑，只說打他小時起，他阿爸就是這麼做。他阿爸的阿爸，也是如此。現已步入中年的他，雙鬢灰黑，也是個會在夜裡擔憂孩子未來的父親了。

未曾停止的遷徙路途上，當傳述記憶的語言都已失落，人們是不是依舊需要某些東西，來標示出自己的位置，才明白自己走了多遠，又經過了哪些地方。

媽，你知道嗎？百年前的淡水如同馬六甲，也曾是個繁華港口，也曾溫飽過好幾代人，接引如阿公阿婆，那樣自廈門起程，外出謀生的旅人，踏上一條延續至我輩的流浪路程。然而到了我身上，移動的步伐依然無法停下，反而更張惶、更急切，更汲汲營營混跡在陌生土地，成為城市裡新一代混種的峇峇娘惹，但我卻連那些徒具表面的儀式也捨棄了。

我還能在夜空裡尋覓哪顆星斗，避免自己在時間的大河裡迷航？

我們暫時已上了岸，是在一片沙丘上，就像在登可客可以看到的那樣，一大堆圓形突起沙堆，不斷被海風吹散；而踩在腳下的細沙，無可避免讓我們的軍鞋深陷其中……

1884 年 10 月 15 日 Jean 淡水

我時常在想，關於一座城市的身世，要如何被記錄？

我們是否可以如地質學家般，從裸露岩塊砂礫分明的土壤層次，回溯幾百萬年來地貌更迭，然後橫向移植，自無數代人的記憶積累，拉出一幅綿延不斷的故事場景。而那個在想像中一點一滴重塑的世界，是更加趨近真實，抑或更加虛幻且漫無邊際？

為了召喚百年前清法戰爭古戰場，淡水居民傾全力製作了大型環境劇場——

「西仔反傳說」。懷抱滿滿熱情擔綱演員，已頗有些年歲的清榮伯告訴我，他阿公曾栩栩如生對他描述那次征戰，說時比手畫腳、慷慨激昂，彷彿清兵與法軍正在沿岸淺灘上殺得難分難解，如在眼前。那是我第一次有機會，能從相反視角，自陸地回望弋航在海面上的 Jean。第一次，能夠和他目光交錯。

這些東西，現在年輕人沒興趣了。最後清榮伯笑著，淡淡說到。

我一直記得，那個非常安靜的笑。

微涼夜裡，盛大故事終於揭開序幕。壓抑了騷動的等

待，火一樣狠狠燒過整片草地，呼應著戰鼓節奏。東西南北，法國與清朝士兵朝對方節節進逼，以大刀刺槍擊殺互鬥，酣戰淋漓。而巨鳥一般，自上空橫過戰場的神靈戲偶，離開祂們恆常入定的位置，凝望時間分野，讓一整座沉寂的海嶼戰事，重新浮現。幕落之際，昔時的敵人與盟友牽手向前，伴隨攜老扶幼一同前來觀賞的民眾，歡快搖擺起來。茫茫煙硝中，我看見清榮伯一身清兵打扮，不再只是個旁觀者。他親身走入戰場，與久經軍旅、一身疲憊的 Jean 相遇，成為口述歷史裡的鮮活角色，讓故事在自己身上，重新誕生。

那夜的觀眾將會如何記憶一八八四這一年？那個光影紛陳，如奇花異卉盛開在荒地上，復又忽焉散盡的世界，將會以何種樣貌，留存在聆聽故事的孩子心裡，進而描繪出一代又一代人，以記憶共同建構而成的，關於一座城市的過往身世。

媽，那夜我好希望你也在場，與我一起，目睹所有細節。

小時我常埋怨你，只願意告訴我那些大同小異的鄉野傳奇，對於那些逸出我們生活範圍，甚至關乎阿公阿婆那輩人的事，卻總是支吾其詞、前後矛盾，留下太多難以縫補的空白和破綻。終而在益發萎縮的故事邊界裡，只剩下長長的沉默。

在生老病死、各奔前程，早早便分崩離散的親屬枝葉裡，我們這脈小小旁支，人數少得可憐，卻任重道遠地，日復一日供養著龐大先祖。

祂們端坐在時間塵埃裡，不發一語，只能對你鎮日的喃喃祝禱，低眉斂目。

關於我們自己的故事。我明白，其實你也無人可問。

無窮的蒼天之下，湛藍把我們給包圍著，死亡給人某種崇高的感覺，該怎麼說呢，一種令人敬畏的感覺。在我們發射巨響的大炮時，不可思議的，有一隻小鳥飛來棲息在艙樓下面的纜繩上，牠啾啾叫著，如此悲傷……

1885 年 6 月 15 日 Jean 馬公與漁翁群島

當孤拔將軍病死澎湖，失去將領的水手們，在大海上迷途，一部分停歇在基隆法軍公墓，一部分沉眠於安南未了戰事，還有更多，消散在歷史的薄暮裡。來到一八八四最後一站，我失去了 Jean 的蹤影，讀著他最後留下的隻字片語，那種突來的澄澈，像在我茫然內裡鑿開一道縫，讓許多以為遺忘的事，被重新記起。

昨夜收拾行李，看見我曾寄給你的風景明信片。陽光下，婀娜流麗的臺灣紫斑蝶成群飛舞在幽谷中，呼應著地球另一端，帝王蝶黑金兩色的絢爛身影。不知為什麼，那樣靜謐無聲的美，讓初來臺灣的我忍不住在機場商店買下，送到你手上，作為平安報信。

但其實炫目背後，橫跨數千公里的旅程，帝王蝶飛越美加墨三個不同國度，往往需要五代生命的承繼才得以完成。一個軀體死亡倒下，再接棒給下一新生個體，每一片脆弱蝶翼都得承受不可迴避的跋涉命運，直到尋得旅途折返點，迎來春天，再度還鄉。

媽，那個屬於我的折返點會是什麼呢？

小個頭的妹仔都已經上高中了，老是責罵我的阿爸，也早一步從飯桌上缺席，繼續在照片裡溫柔地板著臉孔。所有人與事物，都朝著他們各自方向前進，只有我，駐足原地。

遇見 Jean，是很偶然的事。他帶我重新去認識這片土地，讓我兜轉了一大圈，才發現鏡頭長久凝視的對象，是我自己。

你還在流浪路程的另一頭等我嗎？

風滿帆的時候，我將啟航。等我回去，這一路風景，讓我再說給你聽。

收信的信號響了，我沒有時間作結尾了。很快我就可以跟你敘述一切，所以在那之前，在這遠方，我所要說的是我愛你，用我全部的心來親吻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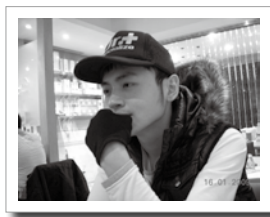
再見了，媽媽。

1885 年 6 月 22 日 Jean 馬公與漁翁群島



〈一封寄自一八八四的家書〉得獎感言

得獎感言（想了許久，要講的都已寫出，只是再補上一句）
謹以此作品，獻給我旅居三年半的淡水。



詹傑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。

2008 年起轉換創作軌道，涉入影像暨舞臺劇編創領域。文字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、宗教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府城文學獎、全國學生巡迴文藝營小說創作獎。自 2011 年書寫二二八歷史人物謝雪紅作品《逆旅》獲臺灣文學獎劇本創作金典獎後，2012 年再以庶民題材《寄居》獲臺北文學獎劇本首獎肯定，並於 2013 年推出與王小棣導演稻田工作室合作之 20 集電視連續劇《刺蝟男孩》。